



谋杀俱乐部

42 85 MY 上锁的房间

DET SLUTNA RUMMET

[瑞典] 玛姬·史华菊 著
皮·华 卢

罗若蘋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锁链集

上锁的房间

(瑞典) 玛姬·史华菊 皮·华卢 著

罗若蘋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Lät slutna rummet (the locked room)

Copyright © 1972 Maj Sjöwall & Per Wahlöö

Chinese Copyright © 1998 Yuan-Liou Publishing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through Yuan-Liou Publishing Co.,

Ltd.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 Norstedts Förlag, Stockholm

繁体中文版于 1998 年由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简体中文版于 1999 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All rights reserved

四川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21-1999-031 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慧新源网上书店

网址: <http://www.booksss.com>

E-mail: scmcbf@mail.sc.cninfo.net

责任编辑: 王华光

封面设计: 邹小工

版面设计: 史小燕

责任校对: 伍登富

书 名 上锁的房间

定价 19.00 元

作 者 (瑞典) 玛姬·史华菊

皮·华卢

ISBN7-220-04482-8 / 1·680

译 者 罗若蕤

1999 年 9 月第一版

1999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mm×1168mm 1 / 32

印数 1-5,000 册

印张 10.5 插页 2

字数 227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

出版(成都盐道街 3 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本书如无四川省版权防盗标识, 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8)6660984

编辑前言

□ 侯安国

一

关于推理小说的滥觞，有研究者认为，可追溯到1794年英国作家威廉·高德温的《卡列布·威廉斯》。大多数学者公认的意见还是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作家艾德加·爱伦·坡的侦探小说。对此，本人用力不深，心得全无，未敢妄断，姑且从众。

爱伦·坡以谋杀和破案为小说主题创作了五个短篇：《莫格街的谋杀案》、《玛丽·罗杰特神秘案件》、《被盗窃的信》、《金甲虫》、《你就是杀人凶手》。有趣的是，这五个短篇为后世侦探故事的创作建立了五种常用的模式，无论是鼎鼎大名的柯南·道尔、克里斯蒂，还是今天的推理小说作家，无不受其影响。尊之为鼻祖，爱伦·坡当之无愧。

如果我们以爱伦·坡为起点，推理小说的传承已有一百五十多年，其间的衍变大致也可分为三个阶段：

从爱伦·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为早期侦探小说阶段。这一时期作品少，且多为短篇，作家也大都是业余创作，如英国大作家狄更斯、柯灵斯，他们的作品虽然已经出现了警察形象，而且对后世侦探小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他们毕竟还是严肃文学作家。这一时期的最大贡献是，出现了英国作家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这是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侦探故事。柯南·道尔一共写了四个长篇、六十几个短篇。在作品中，他运用曲折的故事情节和巧妙的构思，塑造了福尔摩斯这样一个既是科学家又是侦探，既是绅士又是超人英雄的艺术形象。这一形象个性独特，血肉丰满。直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提到福尔摩斯，也可以说是妇孺皆知。

第一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推理小说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短篇故事逐渐为长篇小说所取代，写作技巧上也逐渐确定了固定的格式。这一时期作品数以千计，名家竞出，如英国的阿嘉莎·克里斯蒂、陶洛赛·赛伊尔斯、玛嘉莉·阿灵厄姆、爱德蒙·克利斯宾，美国的艾勒里·奎恩、厄尔·斯坦利·加德纳、约翰·狄克逊·卡尔等名字，至今仍家喻户晓。“黄金时代”的大多数作家都把逻辑推理绝对化，有的甚至宣扬“直觉”、“神意”，神乎其神，玄乎其玄。破案的侦探是一架“思想机器”，其他人物更是XY，生活气息、社会现实消失得无影无踪，创作仅是作家争奇斗智的竞赛，作品也只是为读者消闲解闷的智力游戏。后世评论家名之“舒适的”推理小说时期，绝非空穴来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推理小说的发展和衍生时期。这一时期的推理小说具有三大特点：一是一定程度反映了社会现实，

接近真正的文学作品；二是出现了犯罪小说、间谍小说及日本推理小说等流派和分支；三是除英美等主要国家外，法国、德国、瑞士、加拿大、日本等诸多国家都掀起了推理小说热潮。这一时期推理小说在内容、体裁、技巧上都有很大突破。我们称这一时期为推理小说的“繁荣时期”，想必并不为过。

“犯罪小说”是推理小说历史中的“美国发明”。起源于美国三四十年代的“硬汉”派侦探小说是其代表，开宗立派的祖师爷更非达谢尔·哈梅特和雷蒙德·昌德勒莫属。两人思想激进，创作态度严肃。在他们作品里勾划出了当时美国社会面貌的某些真实图景，人物不再是为情节需要而安排的XY符号，侦探本人也不是万能的英雄，而是有独特个性的有血有肉的人，给人以真实感。此外，法国的乔治·西麦农和瑞士作家弗里德里希·杜伦马特，都是犯罪小说作家中独辟新径的佼佼者。

间谍小说是推理小说中的一个重要分支。间谍小说起源于二十世纪初的英国，并出现了以约翰·布坎、笔名萨卜的亥尔曼·西利尔·玛克奈尔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和以威廉·骚墨赛·毛姆、艾里克·安布勒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两大流派。这对后来兴盛时期的间谍小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二战后，英国爱国主义情绪高涨，间谍小说又出现了一次高潮。一派继承了布坎—萨卜的传统，以依恩·弗莱明为代表。弗莱明创作了十一部间谍小说，他塑造的代号“007”的间谍詹姆斯·邦德是个杀人眨眼的超人式英雄，曾轰动一时。后被陆续改编为电影，经几代名星着力刻画，更是深入人心。另一派则继承了毛姆—安布勒的现实主义传统，以英国现代知名作家格雷厄姆·格林和约翰·勒卡雷为代表。格林的《沉静的美国人》、《人的因素》，勒卡

雷的《冷落后复出的间谍》、《香港谍影》都是成功而畅销轰动
的作品。此外，六七十年代有名的间谍小说作家尚有英国的
兰·戴顿、弗雷德里·福赛斯，美国的阿里斯特·麦克林、海伦·
麦克英纳斯等。不少优秀作品情节曲折离奇，结构严谨，一定
程度上暴露了北约与华约国之间勾心斗角的间谍战，反映出争
夺世界霸权的激烈斗争。间谍小说以庞大的国际斗争为背景，
自然比纯粹的谋杀案更能吸引读者。

二战后日本盛行的“推理小说”，也不可小觑。二战前，日
本推理小说经历了译述西方侦探作品和自己创作侦探故事的过程，
还形成了两大流派：一是以逻辑推理为特征的本格派，以
江戸川乱步、角田喜久雄为代表；一是以科学幻想、变态心理、
阴森恐怖和荒诞离奇为特征的变格派，以横沟正史、木木高太
郎等为代表。二战后，随着日本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推
理小说开始密切关注社会，这时又出现了以松本清张、水上勉
为代表的“社会派”。六十年代崛起的森村诚一既尊重本格派的
传统，又重视社会派的特点，把日本推理小说向前推进了一大
步。生岛治郎等作家则直接受美国“硬汉”派代表哈梅特影响，
作品富于真实感，具有浓烈的生活气息。日本推理小说虽不为
众多评论家看重，但我们认为，在推理小说西方作家一统天下
的局面中，它终究是亚洲大地上一枝独放的奇葩。正如体育竞
赛一样，奥运冠军固然可嘉，亚运冠军也颇值得珍视。

二

推理小说于海外，流行一百五六十年，长盛不衰，其间名

家辈出，名作更是难以胜数。我们推出“谋杀俱乐部”，本欲将名家杰作穷搜尽罗，但这显然并不现实，也浪费读者钱财。思索再三，只好作如下打算：

1. 照顾传承：编选本丛书时，文学成就和娱乐效果固然也是我们考虑的首要因素，但我们也非常重视推理小说发展史上各个时期、各个流派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的介绍。我们的想法是，尽可能让读者从我们选录的作品中理清推理小说衍变的脉络，看到推理小说发展的全貌。

2. 限制数量：历代推理小说家的创作数量参差不齐，限于规模，每位作者入选不超出两本著作，不管他是创作逾百的高产作家，还是惜墨如金的慧星作家。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一来可以让读者多了解一些特色不同的作家；二来可以使读者多阅读一些风格各异的作品。

3. 放宽尺度：在这里，我们的“放宽尺度”有两层涵义：一是宽松定义，无论是英美传统的侦探小说，还是后来的犯罪小说、间谍小说、追捕小说、日本“推理小说”以及它们的种种变体，我们都将其招至麾下，择善而录；二是放宽语种尺度，以英语为中心，兼及其他语种。英美作家的作品固然是我们选录的重中之重，且占压倒的优势，是因为推理小说不仅起源于这两个国家，它的市场至今仍为这两个国家作者所垄断，这几乎是不争的事实。但其他国家，如法国、瑞士、瑞典、日本等作家的作品，也并非乏善可陈。既有善可陈，不妨择其善者而陈之，何必弃之如敝屣。

4. 拉近时段：时间越久，理解越难，何况中西方本来就存在着方方面面的差异，隔世隔时，就更难明晓。所以对于十

九世纪的作品，除照顾传承我们会选录部分名家名作外，从数量上讲，我们会更多的选择二十世纪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让我们觉得更亲近一些，也更现实一些。

三

一种文学形式要生存和发展下去，一靠作家们前仆后继的创作，二靠不同时代读者的捧场。虽然今天仍有不少人对推理小说持有偏见，认为它主要是为了消遣娱乐，小道而已。但在消遣娱乐中，它却可以锻炼读者的思维能力，增长读者的知识，开启读者的智慧，让读者了解不同的社会制度和风土人情。正赖于此，才有了千百万读者的热烈拥戴，才有了推理小说生生不息的历史。

学习和借鉴只是一种手段，一种过程，创造才是目的。我们出版世界推理小说名作还有一个初衷：那就是让大家看多了以后，也来尝试着动动手，创作创作。尝试多了，手熟了，说不定那天一部推理小说名篇就会在中华大地上诞生，国内空白被填补，那是国人的骄傲，也是我们出版人的幸事。



本书导读

□ 王华光

玛姬·史华菊 (Maj Sjöwall 1925 ~) 皮·华卢 (Per Wahlöö 1926 ~ 1975) 是著名的瑞典籍夫妇作家，定居于瑞典南部的马尔摩市。史华菊是一位著名诗人，华卢则是数家报刊的记者，是知名的报告文学家，创作了许多广播和电视、电影剧本。

史华菊、华卢夫妇从 1965 年开始涉足推理小说创作，当年推出的《Roseanna》即一炮走红，引起较大反响。以后，他们每年都推出一部以马丁·贝克探长为主角的推理小说。至 1975 年华卢去世为止，10 年间共完成了 10 部。主要有：《Roseanna》(1965)、《The Laughing Policeman》(1970)、《The Locked Room》(1972)、《The Terrorists》(1975)。此系列小说已被译成 20 多种文字，并有多部被拍成电影，受到广泛欢迎。此外，华卢还独自出版了两本以简森 (Jensen) 为主角的推理

小说，即 1966 年出版的《The Thirty - first Floor》和 1970 年出版的《The Steel Spring》。

二

玛姬·史菊华、皮·华卢夫妇都是瑞典共产党员，都是社会主义的虔诚信徒。诗人敏感的心性和记者的职业使他们对瑞典社会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因而其作品具有浓烈的社会批判色彩。在他们看来，人是社会的人，人犯罪并不是孤立的，而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所以，一方面，作者笔下的罪犯，并非都是惟利是图、凶残暴戾的歹徒。相反，有的罪犯是由于社会的原因，为生活所迫，铤而走险，走上犯罪的道路。这多少让人感到同情与理解，让人思考促使他们犯罪的社会原因进而批判现行社会制度的弊端。另一方面，作为社会正义化身的警察也并非那么完美。系列侦探小说主人公马丁·贝克对工作兢兢业业，克尽职守，有神探之风采，但却孤独寂寞，有心理缺陷。而其他警探有神勇机智的一面，而许多时候却是愚蠢荒唐，根本承担不了主持社会正义的重担，表现了作者温婉的嘲弄与批判。作者夫妇正是在这种同情、批判与嘲弄中表现了作为共产党员强烈的政治倾向，从而使他们的系列小说具有社会批判的内涵，较之于一般的推理小说更深刻，并由此凌驾于一般的推理小说之上。

当然，史菊华、华卢夫妇的推理小说依然具有传统推理小说的典型特征：都是从看似毫无头绪的一个、两个案件入手，精明的探长马丁·贝克从一些被常人所忽略的蛛丝马迹中找到一个又一个线索，通过缜密的推理，层层剥茧，最终使案件真

相大白。

史菊华、华卢夫妇的系列侦探小说平白简炼，如报告文学般朴实。情节舒缓，人物形象丰满，并且具有瑞典社会悠闲却契而不舍的风格，为推理小说注入了新的内容。

三

《上锁的房间》是史菊华、华卢夫妇的代表作，充分体现了他们的系列推理小说的特色。

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接连发生了两起重大刑事案件：一间门窗都从内反锁的房间里发现一具因枪伤而死的男尸，但死者并非自杀，因为房间里根本找不到枪；一位金发女郎抢劫闹市区的银行并枪杀一人后从容逃走，主要目击证人却说抢劫犯是个男人！究竟谁是罪犯？马丁·贝克探长和布多沙·奥森检察官奉命调查两案。马丁·贝克探长在别人都以为是自杀的情况下，通过细致的勘探，严密的推理，找出了敲诈杀人犯莫里森；而奥森为首的一组警官在演出了许多闹剧，出了许多丑之后想当然的认为抢银行的罪犯也是男扮女装的莫里森，还找出了看似确凿的证据。最后法院以莫须有的抢劫杀人判处莫里森有罪，而他真正犯下的敲诈杀人罪却被推翻。幼稚可笑的检察官奥森成了英雄，克尽职守的马丁·贝克却受到冷落，因生活所迫而抢银行的真凶莫妮塔仍逍遥法外。这种结局多少出人预料，让人体会到西方社会所标榜的司法公正是多么的可笑，而莫妮塔的犯罪却令人同情。这种结局所体现的正是史华菊、华卢夫妇社会批判的小说特色。

上锁的房间

1

圣玛莉亚教堂的钟刚敲了两下，她正好从沃尔玛·尤克斯街上的地铁车站出来。在赶往玛莉亚广场之前，她停下来点了一支烟。

教堂喧闹的钟声回响着，令她回想起童年时那些阴沉的星期日。她在离圣玛莉亚教堂仅仅数个街区的地方出生、长大；而这个教堂也是她受洗和接受坚信礼的地方——受坚信礼已是将近十二年前的事了。有关坚信礼的课，她所能记得的只有她问教区牧师：史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 1849 ~ 1912, 瑞典小说、剧作、随笔作家）描写圣玛莉亚教堂的钟声有“忧郁的旋律”是什么意思？但是她无法想起他是怎么回答的。

烈日照在她的背上，穿过圣包斯街之后她放慢了脚步，她不希望弄得汗水淋漓的。突然她意识到自己是那么的紧张，她后悔在离家之前没有带些镇静剂。

走到广场中央泉水旁边，她把手帕浸在冰凉的水里，然后走到树阴下的板凳上坐着。她脱掉眼镜，用湿的手帕擦了擦脸，再用浅蓝色衬衫的衣角擦了擦眼镜，然后再戴上。那两片大镜片反射着日光，将她上半边的脸给遮住。她将宽边蓝色的丁尼布帽拿了下来，撩起及肩的金色直发，然后用手帕擦着后

颈。之后她戴上帽子，把它拉低到眉毛上，静静地坐着。她的手帕在手里捏成了一团。

过了一会儿，她把手帕摊在长凳上，双手在牛仔裤上摩擦。她看了看手表：两点半。在出发之前还有几分钟可以让自己冷静下来。

时钟走到两点四十五分时，她打开膝上那个深绿色帆布肩袋的上盖，拿起手帕；它现在已经完全干了，她没有折叠，直接把它放进袋子里。然后她站起来，把袋子的背带穿过右肩，开始前进。

快到韩斯街时，她有些紧张；一切都没问题的，她对自己说。

今天是星期五，六月的最后一天，对许多人来说，暑假才刚开始。在韩斯街以及两侧的人行道上，人、车川流不息。走出广场后她左转走进房子的阴影里。

她希望自己选择今天是明智的。在权衡得失之后，她知道自己最好将计划延到下个星期，但这没有什么影响，她并不希望让自己的心理压力太大。

她比计划中早到了些，所以在街道另一边的树阴下站了一会儿，观察对街那扇反射着日光的大窗。来往的车辆不时地遮住她的视线，不过她仍注意到，窗帘是拉上的。

她假装在逛街，慢慢地的人行道上来回走着。虽然旁边一家表店外挂着一面大钟，她还是低着头看自己的表，同时不断注意对街的状况。

两点五十五分，她走向街口的行人穿越道；四分钟后，她已站在银行的门外。

推开大门之前，她掀起袋子的上盖。走进银行后，她的视线扫过整个办公室，这是一家瑞典大银行的分行。这间办公室形状狭长，前面只有大门和一扇窗户；右手边的柜台从窗户一直连到另一头的墙边，左手边有四张桌子固定在墙上；而更后面是一张圆形的矮桌和两张铺有红色方格布的凳子。最里面是楼梯，非常陡峭的楼梯，向下延伸到地下室，那儿应该是银行的保险箱存放室。

只有一个客户在她之前进来，一个男子。他正在柜台前面把钱和一些文件装进公事包内。柜台后方则坐着两个女办事员，更里面则是一个男办事员，他正站着翻阅卡片。

她走到一张书桌前，从袋子外面的口袋里找出一枝笔，同时用余光看着那个拎着公事包的客户走出门外。她从架子上拿出一张存款单，在上面开始涂鸦。过了一会儿，她看到男办事员走到门口把门锁上，然后弯下腰去松开那个钩住内门的钩子。当门发出刺耳的声音并关上时，他又走向柜台后面。

她从袋子里拿出手帕，然后左手拿着手帕，右手拿着存款单，假装在擦鼻子并走向柜台。

然后她将存款单塞进袋子中，并拿出一只空的尼龙购物袋放在柜台上。接着，她拿出一把枪指着那个女办事员，用手帕遮着嘴说：

“这是抢劫。这把枪里面有子弹，如果你给我找麻烦的话我会开枪。把你所有的钱装进这个袋子里。”

那个女人在柜台后面，注视着她，慢慢地拿起尼龙袋子，把它放在面前。另一个正在梳头的女人也停下动作，将手慢慢地放了下来，她张开了嘴好像要说些什么，可是却发不出任何